



# 农村阶级斗争 知识讲话

中国青年出版社

5056

# 农村阶级斗争知识讲话

中央团校哲学教研室编写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年·北京

**农村阶级斗争知识讲话**

中央团校哲学教研室编写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2 3/4 印张 42千字

1963年8月北京第1版 196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定价(5)0.20元

統一書號：3009·176

定 价 二 角

## 写在前面

在社会主义的整个时期中，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因此，对青年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是共青团组织的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青年一代只有了解我国阶级斗争的历史，和当前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才能够知道革命胜利来得不容易，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提高革命警惕，自觉地积极地参加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团校哲学教研室编写的《农村阶级斗争知识讲话》，简明地讲述了旧中国农村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情况，讲述了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和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斗争过程，也讲述了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些情况，讲述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这本书，可以作为各地向农村团员和青年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的一本基本教材。各地在组织学习中，应该同本地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同向青年讲村史、社史、家史联系起来，这样来提高青年的无产阶级觉悟，推动他们积极参加当前的各项实际斗争。

这个讲话，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过，这次出版以前，又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一九六三年七月

## 目 次

|     |                             |    |
|-----|-----------------------------|----|
| 第一講 | 旧农村是“地主的天堂,农民的<br>地獄” ..... | 3  |
| 第二講 | 挖掉封建根 农民做主人 .....           | 10 |
| 第三講 | “三十亩地一头牛”靠得住嗎? .....        | 18 |
| 第四講 | 五亿农民的方向 .....               | 26 |
| 第五講 | 怎样制止了鬧社的歪风? .....           | 34 |
| 第六講 | 我国人民的伟大創举 .....             | 42 |
| 第七講 | 对待困难的不同态度說明了什么 .....        | 50 |
| 第八講 | 防止封建势力复辟和反革命的破<br>坏活动 ..... | 60 |
| 第九講 | 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民公社<br>社員 .....   | 69 |
| 第十講 | 高举三面紅旗,建設社会主义新<br>农村 .....  | 77 |

## 第一講 旧农村是“地主的天堂， 农民的地獄”

——地主是怎样剝削和压迫农民的——

我們这一代青年人都是在新社会里长大的。解放前的农村究竟是个什么样？多数人只是从父兄長輩那里听到一些情况，或是从书本上和电影里看到一些故事。有的青年看了电影《白毛女》后提出了疑問：“过去的农民真是像喜儿那样苦么？地主真是像黄世仁那样狠么？这是演戏，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吧？”当然，《白毛女》是个戏。但是楊白劳和喜儿一家的遭遇，却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广大貧苦农民的苦难生活。

在旧社会，广大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地劳动，起五更，睡半夜，风里来，雨里去，可是他們的劳动果实，大部分却被地主强占了，自己一家还是食不飽肚、衣不遮体。就是好年成，农民也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一到青黄不接，就得靠吃草根树叶过活。北京市平谷县老党员石朝仪，回忆过去的苦日子时说：“我小时候，家里沒得吃，孩子們餓得直哭，我娘說：‘別哭了，盼着

吧！盼到树叶儿长上来就好了！”在一般的情况下，农民的生活已经够苦了，如再遇上荒年，不少农民就被逼得卖儿卖女，四处逃荒，家破人亡！广大农民不仅在经济上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而且在政治上受着地主阶级的种种欺压和迫害，提起旧社会，那真是人人都有伤心史，户户都有血泪仇。

旧农村还有另一个世界，就是地主的世界。地主整天游手好闲，过着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至于那些大地主更是奢侈豪华，荒淫无耻。四川大地主刘文采，每顿饭山珍海味，还嫌不滋补，专门雇了七个奶妈挤奶喂他。湖南大地主高秉坤睡的一张“八步百鸟出窠床”，是花了三千一百八十五个木工雕刻成的。湖南大地主李芳源做寿请客，一次就花费了四千五百石谷子。旧农村就是这样一个地主阶级的“天堂”，劳动农民的“地狱”！

人们不禁要问：旧社会的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呢？农民为什么这样苦，而地主却那样作威作福？有人说，农民苦是因为“命不好”，“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其实，农民的苦根子根本不是什么“命不好”，而是因为在农民头上压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互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着农民，使



广大农民过着苦难深重的生活。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非常不合理，大部分土地被地主占有。只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农民，却只占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土地。尤其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雇农，他们只有很少的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封建地主靠自己占有的大量土地，向农民进行各种残酷的剥削。

地租剥削是插在农民身上的第一把刀。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得给地主交租子。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是非常厉害的，农民要把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交给地主。荒年歉收时，租子不能短，遇上丰年又逼着要加租。江苏省贫农马红宝，租了地主黄国兴五亩茅草田。这种坏田，最好的年成，每亩也只能收六、七十斤谷子，可是地主却要每亩五十斤的地租。三年以后马红宝好不容易把坏田收拾成了好田，狠心的地主红了眼，又把租子提高到一百斤。第二年闹水灾，五亩地总共只收了一百五十斤，可是租子一点也不能少，逼得马红宝只好给地主写下了五百斤谷子的欠条。除了正租以外，地主还用各种花招对农民进行额外的剥削。如“押租”（租田先交押金），“虚田实租”（地主在丈量出租土地时，以少充多），“无偿劳役”（没有代价地为地主抬轿、挑水、修房、办红白喜事等），“献新”

(額外送給地主的应时食品等)，“大斗收租”，“年节送礼”，“收割請酒”等等。这样一来，不少农民辛苦一年，只落得个地淨場光两手空，甚至还有交不完的欠租。

地主一般还都向农民进行高利貸剝削，这是插在农民身上的第二把刀。农民为了活命，一遇青黃不接，就只好忍受很高的利錢向地主借債。四川省西屏山一带，解放前負有高利貸債務的农民，約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利息最低的是年利三分，一般是年利五、六分，甚至还有月利十分的。地主进行高利貸剝削的花招也很多。如“卖青苗”。农民在青黃不接时，把沒长熟的庄稼低价卖給地主，秋后收成全归地主。又如“典当”。农民为了急着用錢，就把田产典当出去，地主出的典价非常低，到时还不清典价，田产就被地主夺走。許多地主都开有当鋪，农民的东西进了当鋪，很少有力量的贖回来。农民只要一欠債，就像“雨天披蓑衣，越披越重”，永远沒法翻身。正像一首民謠說的：“印子錢，一还三，利加利，年年翻；借一时，还十年，几輩子，还不完。”

地主一般还都兼作投机买卖，特別是倒卖粮食，进行商业投机。每年秋后农民急着卖粮时，地主就杀价收买；到青黃不接和碰到灾荒时，地主又猛抬粮价。这一买一卖之間，农民又被剝削了不少。許多地主还雇长工、短工进行雇工剝削。

在地主阶级这样严重的剝削下，农民的生活非常

貧窮痛苦，不少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有的青年問：“农民受着这么严重的剝削，为什么不逃到別的地方去呢？”要知道，“天下烏鴉一般黑”，凡是地主沒有不剝削农民的。旧社会到处都存在着封建剝削制度，农民逃到哪里也是一样。旧社会残酷的封建剝削制度，就是农民一年辛苦到头，还要吃糠咽菜，甚至家破人亡的根本原因。

还有的青年問：“地主的剝削那么残酷，为什么农民不告状、不反抗呢？”我們知道，在旧社会，蔣介石反动政权不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而是專門为地主阶级效劳的。各级反动政府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都是地主剝削和压迫农民的工具，至于乡村里的基层政权，更是由地主一手把持的。地主阶级仗着自己手中的刀把子（政权、军队等），用尽一切办法，来维护封建剝削制度，从政治上统治和压迫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告状，哪儿会有說理的地方呢？正像俗話說的：“堂堂衙門八字开，有理无錢莫进来。”

地主仗着自己手中握有这些刀把子，就騎在农民头上，为非作歹，依仗官府势力，追租、逼債、霸占农民田地。四川省大地主刘文采，为了霸占农民刘益山的几亩好田，就以“通匪”的罪名，把刘益山綁到乡公所关押起来。地主还和反动政府勾結起来，利用自己的特权，摊派各种苛捐杂稅，像“招待县长費”，“保长临时費”，

“乡警費”等等。地主还趁蔣匪帮每年派伏拉丁的机会,向农民敲榨勒索。許多地主还自养武装,私設公堂、牢房,用各种野蛮的刑罰来迫害农民。江苏省地主华锦云家的牢房,在五年內就关押过农民四百多人。此外,地主阶级还利用家族的封建关系和宗教迷信,来欺騙农民,企图从思想上来麻醉农民,任他們随意宰割。

地主阶级就是这样依靠着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压迫,才建立了他們的“天堂”。俗話說:“杀不了穷人,富不了財主。”所有的主,沒有一个不是靠着剝削压迫农民而发家的。那些所謂“勤俭起家的地主”,“地主中也有善心人”等說法,不过是地主欺騙农民的鬼話。每个地主剝削农民的程度不同,他們的罪恶有大有小,但是不剝削压迫农民的地主是沒有的。有的地主有时表面上对农民施一点小恩小惠,骨子里却是为了籠絡农民,便于他們进行更多的剝削,这不过是手段不同,而不是什么“慈悲善心”。

地主阶级的剝削和压迫,不仅使广大农民受尽了痛苦,而且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統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剝削制度,使我国长期处于“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我們知道,要发展生产,需要增添生产資料,进行农田的基本建設,而这些都需要資金。但是在地主的残酷剝削下,农民連維持生活都很困难,哪里来的本錢和精力来改进生产呢?即使农民費了千辛

万苦,努力改进生产,增加了收成,也还是要被地主掠夺了去。所以,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压制。許多良田变为荒地,没人耕种,产量很难提高,往往反要下降。据国民党政府統計:一九四六年湖南全省的荒地,竟达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五年間,四川省稻米产量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二,小麦产量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四。这些就是显著的例子。

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几千年来一直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这座大山不推倒,生产就没法发展,农民就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今天,地主阶级已经打倒了,封建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了,但是父兄长辈们在旧社会受到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痛苦,我们什么时候也不要忘记。只有懂得了旧社会的苦,才能体会到新社会的甜。我们要仇恨一切阶级敌人,热爱社会主义,坚决保卫革命果实,和一切不甘心灭亡的反动剥削阶级进行彻底的斗争。

### 討論題:

- 一、在旧社会里,我們的父兄长辈是怎样受着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的?为什么农民那样苦,而地主那样作威作福?
- 二、我們懂得了旧社会农村的黑暗和痛苦以后,应该怎么办?

## 第二講 挖掉封建根 农民做主人

——土地改革是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农民大革命——

摆脱贫困，求得解放，是我国农民千百年来迫切的愿望。中国农民是有革命传统的，几千年来，农民为了反抗剥削和压迫，进行过几百次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但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领导，这些起义都失败了，不是被镇压下去，就是被地主阶级利用，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农民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情况才起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向农民指出了正确的斗争方向：就是必须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建立工农联盟，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才能取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

夺取政权，是农民要翻身的第一件大事。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最紧要的事。因为政权是刀把子，是靠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有了实力。在旧中国，地主只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人口都是农民。

但是地主掌握着政权,农民却赤手空拳,地主阶级就能够依靠政权的力量,用暴力压迫农民,镇压农民的反抗,使广大农民不得不忍受沉重的剥削。所以,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把刀把子紧紧抓到自己的手中,这是彻底消灭封建制度,农民求得解放的根本条件。

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开始,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时候叫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二十多年英勇的武装斗争。首先在各地农村中建立了成片的革命根据地,进而包围城市,夺取城市政权。在经过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农民,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后来叫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党又领导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

土地改革,是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土地改革要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要挖掉地主阶级的老根。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

就不倒。地主阶级是决不会自愿放弃剥削，老老实实地等着我们去消灭它，而是一定要反抗的。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剥削阶级是自动下台的。当蒋介石反动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被推翻之后，地主阶级在乡村中还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力量。在政治上，未经土地改革的地区，乡村政权实际上还被他们把持着，不少地方还保持着地主武装。在经济上，他们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财物，经济大权还在他们手中。地主阶级依仗着这些实力，还利用了农民中存在着的落后思想，运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抵抗土地改革。

在土地改革中，地主偷偷地分散财产、隐瞒土地和房屋，宰杀耕畜，毁坏农具。他们说：“宁肯毁了，也不给穷光蛋。”不少地主还造谣威胁农民，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蒋介石快回来了，那时再算帐。”

有些地主看到农民力量强大，知道公开反抗必将失败，就伪装开明，假扮积极，表面上装作拥护土地改革，向农会交枪、交地契，心里却是深藏仇恨，妄想“变天”进行报复。湖南省湘乡县地主万宪章，在交出地契时全部抄录留底，上面写着：“万宪章照抄变天存录，蒋总统回来可以管田”。

地主阶级破坏土地改革的另一手，是篡夺土改的领导权。有些地主隐瞒成分，伪装进步，钻进农会和民



兵組織，掌握領導權，有些地主用金錢、女人，腐蝕收買貧雇農和幹部。一旦地主篡奪了一鄉一村的領導權，他們就歪曲黨的土地改革政策，挑撥幹部間的團結，打擊貧雇農和積極分子，進行階級報復，破壞土地改革。

地主階級在土地改革中，還採取了有組織的暗殺、放火、下毒、造謠等破壞活動，甚至組織反革命武裝暴動，來反抗土地改革運動。僅廣東潮汕專區一地，在一個月的時間里，就發生了十起暗殺案、七十起放火案。

地主階級的這些反抗活動，貫串在土地改革運動的整個過程中間，這完全証明了土地改革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當土地改革開始時，曾經有人主張“和平分田”，他們想不經過階級鬥爭，讓地主自動把土地“獻”出來，分給農民。事實已經証明，這是一種錯誤的幻想。地主階級在被消滅的時候，一定要千方百計地反抗，是不會老老實實地交出自己和財產的。

我國農民挖掉封建根、翻身做主人的鬥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勝利的。黨在一九五〇年公布了土地改革法，明確指出必須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 land 所有制，才能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為了保證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黨又向農民指出了進行土地改革的總路線，這